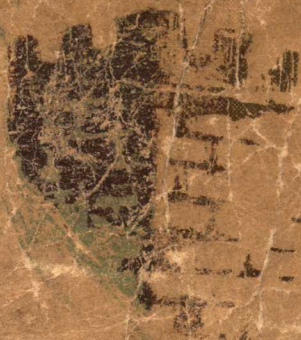


# 山河志

上

李英儒



2  
1968  
(3)

# 还我河山

上

李英儒

L: 1175

人民文学出版社

一九八一年·北京

## 内 容 说 明

这部长篇小说，描写抗日战争后期、我地下工作者在华北敌占城市的斗争生活。作品通过紧张、曲折的情节发展，刻划了性格鲜明的地下工作者的英雄形象，展现敌占区革命群众反抗凶残狡猾的侵略者的顽强斗争，揭示了在我党领导下取得抗日战争胜利的必然性。

### 还我河山(共二册)

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

(北京朝内大街166号)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六 〇 三 厂 印 刷

字数 528,000      开本 787×1092 毫米  $\frac{1}{32}$       印张 25  $\frac{3}{4}$

1981年4月北京第1版      1981年4月湖北第1次印刷

印数 00,001—93,000

书号 10019·3116

定价 1.75 元

## 目 次

第 一 章	虎穴 .....	1
第 二 章	女将 .....	19
第 三 章	妒妇 .....	36
第 四 章	夜会 .....	50
第 五 章	支委会 .....	66
第 六 章	小开门 .....	74
第 七 章	误会 .....	94
第 八 章	急情 .....	111
第 九 章	夜渡 .....	135
第 十 章	鬼窜 .....	146
第 十 一 章	猎 .....	168
第 十 二 章	攻心战 .....	185
第 十 三 章	重托 .....	200
第 十 四 章	新的领导 .....	210
第 十 五 章	黑衣女人 .....	221
第 十 六 章	百丑图 .....	228
第 十 七 章	苦情 .....	240
第 十 八 章	进京 .....	255
第 十 九 章	卖花 .....	269

第二十章	探狱 .....	287
第二十一章	人鬼间 .....	301
第二十二章	意外 .....	319
第二十三章	炸火车 .....	330
第二十四章	欢乐之余 .....	360
第二十五章	鬼把戏 .....	378
第二十六章	老五团和旷团长 .....	384
第二十七章	激战三十里堡 .....	394
第二十八章	山村夜话 .....	441
第二十九章	不陷和再陷 .....	460
第三十章	安排 .....	475
第三十一章	动荡的除夕 .....	497
第三十二章	冬林噩耗 .....	525
第三十三章	酣斗 .....	539
第三十四章	拒 .....	561
第三十五章	谁去替死 .....	576
第三十六章	义责 .....	596
第三十七章	巩固阵地 .....	613
第三十八章	惩罚 .....	624
第三十九章	接头 .....	637
第四十章	吐密 .....	650
第四十一章	布阵 .....	660
第四十二章	追踪 .....	667
第四十三章	渡津口 .....	674
第四十四章	龙潭溺鬼 .....	693

第四十五章	真正的审判 .....	714
第四十六章	反扑 .....	726
第四十七章	三千人命换扶桑 .....	734
第四十八章	再战三十里堡 .....	746
第四十九章	劫狱 .....	762
第五十章	尾声 .....	802

# 第一章

## 虎 穴

京汉路上，由北朝南开来的火车，头顶冒着黑烟，脚下咯噔作响，周围大地被它震得忽悠悠的直颤动。这个老黑家伙真有股子牛劲，一口气跑了几百里的路程。跑到距保阳车站几里路的时候，放开喉咙大吼几声。接着放慢了速度，最后在西关车站停住脚步。长途跋涉之后，它象是劳累了，呾呾地直喘气。

从听到吼声开始，车站上呈现了纷忙和骚动。穿黑制服镶白边的伪警察，穿绿军服的伪军，穿黄呢子军服套红袖章的伪宪兵，穿蓝制服绿臂章的伪列车职员，都在规定的地方各就各位。卖酱牛肉的，卖猪肉馅肉包子的，卖卤煮鸡的，卖烧饼馓子的，卖荸荠、鸭儿梨的，一齐拥到车站的跟前，挤抢着有利可图的地方。准备登车的旅客们，象犯人一样被拿枪的阻挡在铁栅栏外边，谁敢离开行列，马上就挨一顿揍。整个车站上，只有东洋日本鬼子能够自由行动。你看：穿浅黄呢子带瓜皮帽子的日本兵，他们扛着上了刺刀的步枪，两个一排耀武扬威的走着；穿黑色西装的日本职员，三三两两自命不凡地踟蹰着；穿便服的日本特务，贼眉鼠眼的四处逡巡窥探着。接送亲友

的人们，在东洋鬼子的妖氛淫威的控制下，没有谁敢喧哗吵嚷。冷眼看着形形色色的下车旅客，拥拥挤挤着从乌黑的列车肚子里钻出来。

在下车的旅客群里，走着一位年约三十左右的人，身穿藏青色的夹袍，足登半新的亮皮鞋，中等身材，宽前额，修长脸，灼亮的眼神里透露着严肃和机智。初次看去，他颇象教育界里的饱学人物。仔细一瞧，他那平高的双肩，矫健的身躯，挺起的胸脯，等距离的步伐，可以看出他确有标准的军人风度。他就是负着特殊任务，闯进敌寇巢穴的敌工部长田开山。田开山跟着人流走了一段，迎面已是天桥，他心中有所思虑，刚迈了几磴阶梯，回过头来喊了声：

“张枫林！”

“我在这里！”随着应声。从人丛里闪出个二十三四岁的小伙子。他比田开山高半脑袋，胖一巴掌，上身穿着半截深灰色夹衣，蓝白线的衬衣露出翻领；下身是古铜色的马裤，脚登一双日本军用的浅黄色猪皮鞋，手提帆布挎包，摇晃着身形，吊儿浪当地从后面赶上来。

田开山用力盯了他一眼，低声说：“留点神，小心扒手摸你的钱包。”

张枫林听懂了这句话的真正含意。艺高人胆大，他满不在乎，反而撇着京腔回答：“没事儿！”

下了天桥不远，就是出口检查站。旅客到这里排成单行，挨个接受检查。检查的十分仔细！搜行李，摸口袋，翻衣领，验鞋袜，有人脖子生疮贴了块膏药，检查员询问了多时，终于当场把膏药揭下来。张枫林看到这种情形，感到虽然都带有稳



妥可靠的证件，但仍恐怕田部长不好过关。脑子转了几转，他紧行几步，跨出队形，左摇右晃地走向前去。快到检查口，有一个伪警察横身将他挡住。

“你咋不遵守秩序？”

“我有急事到警备司令部。”张枫林气粗语重，他的京腔已经不够味了。

“么事？”一个穿便服的特务，瞪着眼珠子打量他。

“俺要血金！”<sup>①</sup>张枫林一生气满口的冀南土音出来了。

“证明。”

张枫林不答话。用力把上衣撩开，露出左肩的伤疤。

“要的是证件！”

张枫林仍不吭气，楞了一会儿，伸手从提包里掏出伪治安军总署发的残废证，在伪警察和特务眼前哗哗乱晃，差点没碰到一个特务的眼皮。特务们深知：近来很多残废军人不断闹事，砸过警察局，包围过市公署，连日本人都奈何他们不得。眼前这家伙气咻咻的有动武的模样。他身后那些穿短服的旅客，莫非都是他们的同伙？特务和伪警察正在拿不定主意的时候，张枫林回身招手，然后摇曳着身形领先出去了。后面的人们包括田开山在内，高高举着车票和各式各样的身份证件，涌出了火车站台。

冲开了卖零食小贩们的骚扰，谢绝了人力车夫呼喊的包围，躲开了旅店伙计唠唠不休的招揽，田开山和张枫林相跟着走到背静之处。张枫林撩起眼皮看到四下无人，咧开大嘴唇，

---

<sup>①</sup> 当时伪军士兵，都把阵亡或伤残后的“抚恤金”叫做“血金”。

一脸得意的模样，卖弄着说：

“狗日的想盘问住咱，有一火车话等着他哩！”

田开山熟悉这个小伙子，熟悉到象念私塾时背诵《百家姓》《三字经》一样。这位跟他当警卫员出身的人，粗犷中含着精细，痴憨里藏着聪明，别看平素大大咧咧的啥事也不着急，到紧要关头上，常常显出令人惊叹的本领来。今天刚刚踏进敌占区的大门，小伙子就显示了一手。可是，田开山并不欣赏他的这种作法，他带着敲警钟的语气说：

“枫子，这地方可不比根据地，抬手动脚都得加小心。”

“没事儿。咱们日闯三关，夜杀四门。这里是脚面深的水——平蹚。”

田开山沉吟不语，眼珠瞧着脚下，脸色阴沉了。张枫林看到领导人的这种严肃模样，立刻收敛了嬉笑容颜，换上了庄重面孔，一句话也不说了。沉默了相当长的工夫，田开山才转换语气说：“到这地坎来，处处都是关口，日闯三关就算够啦。天门阵有一百零八阵哩。提高警觉，防患未然嘛！”他接着以宽慰的口吻说：“去闯南兵营吧，处处注意点，多留神，千万不要肉包子打狗——有去无归。”

田开山见他站着不动弹，故意说：“为什么不走？是不是嫌我说了你两句？”

“你说的哪去啦，我心里……”枫子想起在根据地反扫荡的时候，多是拿眼瞟着老田走路，持枪守着老田睡觉。现在到了敌人老窠里，天色这么晚了，怎能叫首长一个人去闯哩？异样的环境能够引起异样的感情，张枫林想到这里，感情激动，眼睛湿润润的了。

田开山看到对方的表情，有意识地解释着说：“枫子，你去的是兵营，我投的是旅馆；你是新来乍到，我是旧地重游；你是新接头，我是找老关系；难题都集中到你身上啦。不要惦记我。”他又故意泛着开朗的脸色，用着坦然的语气说：“咱们将军不下马，各自奔前程吧！”田开山伸出手去，张枫林还是迟迟不肯舒手。老田抢前一步攥住他的大手，同时拍着他的肩膀。张枫林呼吸迫促，久久凝视着领导者的脸，终于难舍难离地走开了。

## 二

太阳落山了，一抹淡青色的烟云，遮着宽红色的薄暮晚霞。天色越来越暗，暗到农民俗话说“蚂蚱眼颜色”的时候，供电不足的保阳省城，才开亮了马路上的电灯。乍看到电灯闪亮，田开山心里动了几动。一会儿，他胸有成竹地奔往西下关横二条大街走去。

从西关大街出发，横跨三条马路，穿过很长的居民住宅区，才能到横二条街西口。日本鬼子改造后的街道，把田开山闹模糊了。找到街口挂的蓝底白字搪瓷牌，才确定没走错路。他跨过一家紧挨一家的商店，数着一根连一根的电线杆。数到第十七根，路北出现了一幢古式的二层楼房。楼窗门楣处，雕塑了各式各样的虫鱼鸟兽。这些，想当年曾是金碧辉煌朱颜翠色；而今，经过风凌雨虐，变成乌烟瘴气漆黑一团了。楼门两侧墙壁上，用石灰刷去了依稀可见的“吉祥老店”字样，改成八个恭正的颜体大字：吉祥旅社，安寓客商。

田开山站在马路对面，端详着这座古老的建筑，审视着出入旅社的来往行人，准备着各种问话答话。最后把自己的衣帽装束证件等检查了一番，用力吸了一口晚间特有的微凉空气，大大方方地走进去。进楼门遇到一些陌生人，按照都市习惯，彼此都不必打招呼。楼下走廊拐角处是账房。账房外面横着柜台，两个工友正在打扫烟头果皮。田开山走到近前时，工友们上楼去了。只剩下一位五旬开外的账房先生。他在绿色台灯下，手握羊毫水笔，在蓝布皮红格子本上书写什么。因为低着头，田开山一时看不清他的眼脸。从年龄、从业务、特别从他戴的那副大框水晶眼镜上，断定他就是交通员们常讲的陈老祥。

“陈先生！”田开山踱到跟前轻声发问。

“你要住店？”陈老祥只说话不抬头。

“我从老家进城来找你。”

听清河间府的家乡口音，陈老祥抬起头，正了正水晶镜框。“呵！是你，不？你是……”

“田开山。”

轻轻的三个字，象在陈老祥耳边响炸雷一样。他手中的毛笔脱落了，红格本上染了一块大黑点。陈老祥不顾这些，匆匆拉开抽屉把账本塞进去，起身引路，领着客人走进离柜台不远的一个小房间。关紧房门，指着一张铺了羊皮褥子的单人床。客人扫视过四壁周围，安稳地坐下。陈老祥余惊未尽，透着慌张脸色问道：

“田部长，你亲自出马，有重大的事情啦？”

田开山熟悉这位根据地的基本群众，他社交很广，又和吉

祥掌柜是亲戚。一九四二年派到内部，专门担负掩护外线派的来往交通人员，很少涉及具体的机密。鉴于这些，田开山回答说：

“有多少重大问题呢，左不过是打鬼子罢咧。这些回头再扯，你看咱们住到这里能行吗？”

陈老祥想了想，回答说：“住下可以。要是时间不长的话，为了保险，就挤在我这间小屋里！”

田开山故意轻松着说：“登城上府一遭，还不摆摆阔气。在楼上给我开个大房间好不好？”

“好是好！”陈老祥露出解释的神情。“楼上房间要登店簿，每天夜里都有他们的人带班检查。”

“甚么人带班？”

“今个双日，该是警备司令部唐参谋唐督察。”

“是他，那你这么办！”田开山低声向他作了交代。

晚上十点钟，楼下传来嘈杂音响，联合稽查处的人来了。吉祥旅社的全体人员，一齐出来迎接：大师傅沏茶，小伙计点烟，账房捧着店簿，老板陪着笑脸，一个个必恭必敬地伺候着。带班的唐督察，身着绿呢军服，佩戴上尉领章，腰挎洋刀，足登革履，精神焕发，步履高昂。他从账房手里接过店簿，漫不经心浏览了一番，即把店簿扔给伪警宪人员，移步走进账房里间，顺手拉过一把靠背藤椅，大腿压着二腿，品着伙计送来的盖杯浓茶。他故意闭住眼睛，等候如果发生了甚么问题，他好抖起威风发号施令。

陈老祥独自进来，小心翼翼地说：“唐参谋，北京来了一位旅客，不肯登记店簿。”

姓唐的睁开眼，瞪着陈老祥说：“去和他讲，这是上边的规定，北京的要登，日本东京的也要登！”

“该说的我都说了，他话板挺硬，口气也不小，非要见到你们司令部的带班人才能登记哩！”

“哈唏！干啥吃的，这么大气魄。住哪个房间，领我去看。”

陈老祥领着督察唐忠良走到楼上临街的大房间，伸手替他打开了客人的房门。头进门，唐忠良对所谓“北京客人”心头有些顾虑，怕碰到达官显贵，或是在日本方面有势力的人。及至抬眼见到眼前客人态度端庄，衣冠朴素，他又产生了诧异。终于他按照敌伪世界只敬衣冠不敬人的原则，高声问道：

“客人住店，为啥不登店簿？”

“我不打算在这里过夜，与人相约，会过面就走。”

“你要会见那个？”

“司令部的唐忠良！”

“你可认识他？”

“没有见过面！”

“你凭什么会见他？”

“我姓田，跟他父亲义结金兰，磕头换帖，论辈数，我是他八叔哩！”

“哎呀，我的田上级，是你老人家来啦！”唐忠良压低了声音，完全改变了刚才的矜持态度，露出了敬意和热情。稍事寒暄，他要田开山搬到黄司令公馆——他姨父家里去住。田开山谢绝之后，唐忠良表示，住在旅馆也没问题，一切由他负责关照。接着唐忠良想问讯田开山的来意，田开山也想了解他的工作情况，恰在这时候楼下有人喊叫，说司令部打来紧急电

话，要唐督察急速赶回去。唐忠良从皮夹里掏出雪白名片，在上尉参谋兼稽查处督察等一系列官衔的空隙里，提笔写了“至友田某来省城公干，请军警各界照拂”，匆匆交给田开山，便握手告别了。

旅馆封火的工夫，陈老祥提着食盒茶壶来了。见到老田，他一面说着：“杂事牵身，冷淡朋友，”随手倒了碗热茶，打开食盒，从第一扇内拿出芝麻烧饼酱小菜。说：“这是我给你准备的。”又打开第二扇，是油唧淥的一只卤煮鸡。田开山透着不高兴的脸色说：“干么买这个？”老祥说：“这个我可买不起，是唐先生临走时候吩咐的。他还告诉，房钱伙食归他结账，叫每天给你弄好吃的。这个朋友可真叫劲。”

“你快把这只鸡退回去，我是庄稼肚皮，降伏不了这些玩艺，有烧饼夹小菜就够解馋的啦。想当年我在省委里担任交通，常给这里的特委送信。那时候吃甚么呢，花一个大铜板买馍馍，吃完喽噎的嗓子眼透不了气，眼里憋着大泪珠子，爬在南关大河坡，咕哒咕哒地喝凉水。烧饼酱菜大碗茶！好说你啦！”

陈老祥听不进这种艰苦为荣的道理，他说：“到一时说一时嘛，朋友差使阔，是可扰之家，为啥自找着受罪？”

田开山想乘此机会同他谈些甚么，陈老祥说他的账目还没弄清，要老田早些休息，说完提着食盒走了。

这天夜里，老田思前想后不能入睡。张枫林是否安全？唐忠良的工作情况如何？党给他选派的得力人员能不能很快进来？进来又是怎样开展工作？这些问题都在脑子里绞着。毕竟，田开山是个富有工作经验的同志，不肯钻死牛犄角。他知

道一件事情开头，总是没有把握，感到心中无数，待到各方面情况熟悉之后，对照着上级的政策和指示，经过仔细研究，一套可行的方案计划就会逐渐形成了。

眼前的问题刚被他抛开，根据地的会议经过又历历在目：五天之前，平原军分区党委召开了紧急会议。代理政委手里拿着电报，透着焦急的声音说：现在有一件意外的事情：上级派给我区的欧阳政委，从路西过来，行至拒马河边，我掩护部队与敌兵遭遇。激战彻夜后多人被俘，受严刑拷打，先押涿县又转省城。大军区党委责成我们营救欧阳政委和其他同志，上级同时指出，营救欧阳政委等人是一项重要的政治任务，但不能单纯从营救着眼，必须与整个对敌斗争结合起来。要特别注意配合外部的军事行动。代理政委指出：过去我军分区对敌军、对伪军伪警的争取瓦解，都起到了一定的作用。但远远跟不上形势发展的要求。在新的国际国内形势下，必须把瓦解敌伪军的工作提到新的高度，要求把我们的工作，深入到日本军的内部，到他们的神经中枢里去，以便更好的掌握敌人内部的重要情况。只有掌握了重要敌情，才能帮助外线作战。代理政委最后说：“保阳省城处在我们军分区的包围中，担负这一任务有利条件比较多，因此，上级责成咱们从负责同志当中拔选一人，亲自掌握这一任务，如有可能，可直接进入内线去。……”

大家展开讨论时，表示坚决执行上级指示，迅速选派领导骨干。派谁去呢，公安局长是南方人，口音不适合。城工部长正在发动社会力量腾不出手来。作为敌工部长的田开山站起来说：“水流分支，工作归口，这项光荣任务，我们敌工部门责



无旁贷，而且我要亲自出马走一遭。”

服装、证件很快搞好，决定通过合法关系从平汉路松林店登火车。临行之前，代理政委把田开山找去，问他有个甚么打算。田开山说：“滔天巨浪起自涓涓之始，万丈高楼先要一瓦一砖。我们打算按照做敌伪军工作的老手段，先从情报工作起头。一来为完成任务打基础，同时为外线开展武装斗争起个耳目作用。”代理政委认为：泰山不拒微尘，黄海不择细流的精神是对的，但要抓取重点，不能遍地撒网，广种薄收。内线原有力量，只准动用伪警备司令部和警备团七连两个地方。其余的自行发展创造。田开山当时没有作声。领导上看出他是嫌力量单薄，就说：“我们在外线大力支援你，为你们设一处联络站，叫城郊武工队随时配合你们。至于领导力量，你先去领兵挂帅，张枫林勇士一名，另外给你选一员女将……”

田开山翻了个身，听到走廊挂钟报了下一点，西关车站的火车呜呜直叫，楼上有些旅客起身赶路程了。一时楼窗楼门开关响声，上下楼梯声，呼唤询问声，声声震入耳端，使他不能成寐。他披衣坐起来，想看书，无书可看，想写点东西，无材料可写。这种无所事事的心情，反而引起他的倦意。重新放下头去，他睡着了。

多年的军事素养，使得田开山有了正规的生活习惯。早晨五点钟就起床，净罢手脸，在屋里打了二十分钟的八段锦，推开窗户，新鲜空气扑进来，日出前的霞光，映到窗玻璃上。老田俯首看了看横二条街，街头冷清清的，除却寥寥几个推车卖浆的劳动人，连警察都没上岗，商店铺门紧闭，路灯疲倦地直眨眼，都市的早晨看来比乡里晚得多。根据地的乡村，天一铺